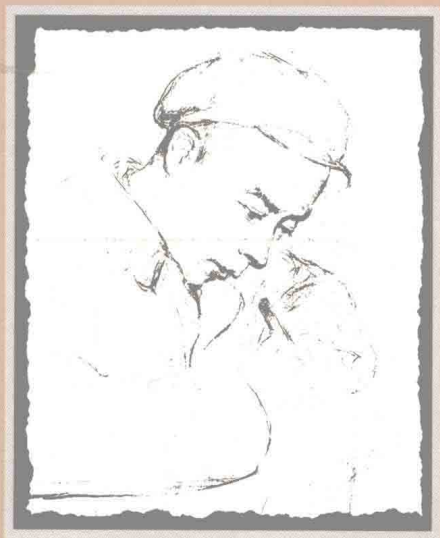


廖伯坦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廖伯坦，江西奉新人，一九一六年生。杭州之江大学肄业，日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一九三九年参加中共地下党，一九四六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从事地下学生民主爱国活动。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江西赣县新赣南图书馆编选主任，历任中学教员、大专学校文史讲师。曾在《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现代文艺》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一九三三年写的短篇小说《我所认识之怪人——某名士》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上发表，并获悬赏征文第一名。新中国成立后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命运》、《石子奇遇记》、《马大夫和她的孩子》等。曾任江西省作协副主席、江西省文联创作辅导部副部长、江西省文化局文学创作室副主任。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摘帽”后任职于江西省图书馆，长于古籍整理、版本鉴定。一九八七年被评为研究馆员。

廖伯坦
文存

廖伯坦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廖伯坦文存/廖伯坦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7

ISBN 978-7-80742-645-5

I.廖… II.廖…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07027号

廖伯坦文存

廖伯坦/著

责任编辑	张国功 熊进武
美术编辑	方 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791-8368111)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2.5 彩插: 12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645-5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邮编 3300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遗憾，或无须遗憾

——丁亥年冬至缅怀前辈作家廖伯坦

李 耕

出于对前辈作家廖伯坦的敬重，并欲在文学界略略透释一点曾在文学领域作出过贡献的老作家廖伯坦何以长期“低调”未出并表遗憾，未征求他的意见，在他尚健在时的1996年3月28日，我以《遗憾》一文刊于某报副刊。《遗憾》的主旨，无非是作为伯坦的知友，除了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何以未能复出而表遗憾之外，也略含对往事的艰涩回忆。短文的内容可概入以下三点：

已近四十年未读到廖伯坦的小说及其他文学样式的文学作品了。无论从什么角度掂量，都是一种遗憾。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读过伯坦兄当时处在艰难境地并写于艰难岁月的《这个女人》的原稿与铅字清样，但这篇文采斐然的小说，却被当时“左”的文艺思潮扼阻在作品付印之前。此后，我作为伯坦的曾同样处于艰难时刻的朋友，就连这样的难以面世的手稿也难得拜读了。这，当然不是伯坦一人在当时的遗憾。

从50年代中期始，廖伯坦的作品便遭到不公正的抨击。当他的《马大夫和她的儿子》在《文艺报》深受好评时，伯坦已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遣赣北荒山野湖接受“改造”，长期无奈于劳役的苦重，长期无奈于意识上的矛盾和煎熬，长期无奈于自己的生命在岁

月的蹉跎中流逝。销声匿迹，当不会是伯坦当时所甘愿。我这才知道，一位可能有大作为的作家的泯失，其背景何其复杂，而因之所形成的某种属于文学或文学史的遗憾，岂是作家自身担荷的苦难并无奈于一种被泯失而长时期“沉默”的状况所可完全诠释的！这是廖伯坦的遗憾，但又绝非是廖伯坦一人的遗憾。

《遗憾》一文中所涉及的本应诠释的种种场景与细节，时过境迁，似觉不必详述，但《遗憾》中有一句话有必要在此文中重复一下，这便是，伯坦的作品，“深蕴鲁迅笔意。鲁迅，是当时伯坦心目中的偶像，而伯坦，却又成了40年代江西年轻一辈进步作者的偶像”。1957年后伯坦的“陷落”，或曰“偶像”在我等心中的失落，便让人感到，长时期文学领域之荒芜，并非是由于作家个人遭遇之不幸，而是我等长期未读到伯坦作品而常觉遗憾的一种遗憾了。

伯坦先生七岁始读“四书”、“五经”，十九岁入之江大学，二十岁东渡日本留学。1932年发表散文诗《小品四章》（时年十七岁）。十八岁时的1933年，便有小说《我所认识之怪人——某名士》刊于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同期刊出作品的作家，除鲁迅外，还有老舍、郁达夫、俞平伯与周谷城等。30年代的《申报》副刊、《大公报》副刊、《人间世》杂志及40年代的《前线日报》副刊、《现代文艺》及黎烈文、章靳以主编的《改进》杂志，经常刊出伯坦的小说、散文、杂文和散文诗等，并为国内文学界所瞩目，所以便有鲁迅先生的“江西有个廖伯坦”一说。其实当时关注廖伯坦的岂止是鲁迅一人！30年代或40年代江西文坛的作家、诗人，当然还有远在京沪的白采等人。而留在本土又从事进步文学活动且成就卓著的作家，如果“遗落”了廖伯坦，是不是应该看成是一种属于文学记忆的遗憾呢？

尽管就这样留下了“遗憾”，而伯坦的生命的后四十年未能尽其才智为他一生热爱的文学事业留下片言只字，但有了伯坦30年代、40年代及50年代中期所写的，为今日所搜集到的二十余万

字堪称经典的作品，我可以从内心说一句并非是自我慰藉的话：伯坦的一生，或曰其文学的一生，无须遗憾。

当下，我无须以一些自命为“著名”作家的“著名”者的作品与伯坦十七八岁时刊于《论语》等报刊的作品相比。就像我这样一个年已八旬的老作者，十八与八十，岂止是年龄数字上的落差！

伯坦的才华、学养，伯坦的审美智慧、艺术魄力及洞察当时社会所具有的心力、目力及胆识，其中当然还包括伯坦的文学个性之独异、文学品位之精善，我李耕有吗？我李耕能有吗？再说一句，1933年，当《论语》杂志向全国作家、作者悬赏征文时，十八岁之伯坦以自己的短篇小说《我所认识之怪人——某名士》荣获第一名，十八岁时的李耕和今已八旬的李耕，有这种能耐吗？

文学作品之于作家，当可以当代论当代或以当下论当下，但在历史的平衡木上，只有在历史的一再淘洗中，才可峥嵘出作品的真正亮点。作家的一生，虽是永恒时空中之一瞬，而有的作家，却可在创造性的生命中让历史窥见他的创造性踪迹，即使被一时埋没而隐遁于“野”，甚至自我“低调”到忧患生命的最后一刻，是金子，终究会出土闪光并体现出作家整体人生的文学价值与生命价值。《廖伯坦文存》的出版，也许不是伯坦生前的遗愿，但这是历史的“索求”，一种“金子”不可继续被埋没的“索求”。

从我1946年与伯坦先生初识直至伯坦谢世，无论是处在白色恐怖时黎明的前夜还是若干升平岁月，无论是处于风浪时刻还是荒滩严寒之雨雪暗途，伯坦在人品上给我的一贯感觉是一元的，也就是说，是一位一贯厚道的、质朴的、真诚的、宽恕的、睿智的、认真的、觉醒的，真正称得上是真正的人的作家或知识分子。隐己之秀而从不张扬，助人以善而不求回报，在“风浪”中独排谬误而坦然出言并不惜“负罪”于自己所经受的某些磨难，当历史证实自己的文学观念是辩证的、是具有远见的、是完全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时候（如伯坦最后公开发表的一篇被批为“毒

草”的文章《我看鲜花与毒草》），却从未听伯坦以自己往年的正确来评说往年若干“随风而动”者的是非。伯坦这样的为人为文，这样的修养，不正是今日有些人嘴上所津津乐道的“德”吗？但今日又有几人能在自己的一生中真正像伯坦一样做到呢？这里，我不是在议论“世风日下”之世态，而是在说我在五十年岁月中所认识、所结交的文品人品已臻完善的前辈作家廖伯坦在我心中留下的真实形象。

伯坦先生已辞世十年矣！

遗憾，或无须遗憾。

何谓遗憾？又何以谓之无须遗憾？伯坦的文学的一生与伯坦的人生之一生，应该说是最具说服力的注释。

伯坦作品在，伯坦依旧在。

伯坦作品在，伯坦便依旧活在曾热爱过他作品的读者的心中，活在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和他的众多的学生的心中。

2007年12月20日病中匆匆于半瞎堂

李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曾任江西省作协副主席、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已出版《梦的旅行》、《燭火之音》、《暮雨之泪》等著作八部，并主编《十年散文诗选》、《中外散文诗鉴赏大观》（现代卷）。2007年获中国现代文学馆、《文艺报》等单位在纪念中国散文诗九十年大会上颁发的“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

目录

遗憾，或无须遗憾

—— 丁亥年冬至缅怀前辈作家廖伯坦/1

小说

我所认识之怪人——某名士/3

贱和尚/8

剃头司务/12

狗/15

王日召老师/17

木村永茂之死/25

诱 惑/36

贡茗仙/40

钱/45

一个人的成长

——前线实录之一/56

满 足/70

红 人/81

石子奇遇记/102

命 运/135

毁灭/154

生活/162

陈熙静/167

洗浴/182

老实人/192

钱永贞/196

一封信/208

走到了人的世界/214

马大夫和她的孩子

——献给朱依群同志/223

附录：疾风中的白杨

——读《马大夫和她的孩子》/242

游击英雄黄立贵/246

散文

小品四章

——1932年之秋/253

看电影有感/255

幸与不幸/257
也是《离骚》/259
古城之秋/262
迷 离/263
母 亲/264
人 间/266
大势所趋/267
中国人与面子/268
中国社会太复杂/270
装傻·帮傻·被傻/272
相忘于江湖吧/274
文人无用论一例/276
谈细菌武器/278
中外异俗谈/280
中外异俗补/282
是否偏激? /284
收获之一/286
欺骗自己的人/288
科学清客/290
莫愚民了/292

新年的希望/294

牛 颂/296

狗的心理/298

老奴才/302

俄国文学作品介绍——果戈里/305

今天的学生所该做的/308

纠正一个对教育的错误观念/312

我看鲜花与毒草/316

解放前“工专”、“心远”民盟活动的回忆/319

附录一：天山情思寄洪城

——忆廖伯坦老师兼忆故友（彭穗九）/327

附录二：祭廖公伯坦（时佑平）/340

附录三：我的父亲（廖白璐）/341



我所认识之怪人——某名士

胡先生是当今H城知名的一个名士。

可是他并不老古板，在吃酒、品花、宋版、元版、天才……之余，还要管管“抗日救国”、“新派”文章，其“管管”的结果，当然不外乎是“欷歔”之类了。

他看过《饮冰室文集》，看过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看过《甲寅杂志》，即如此刻就订了一部陈三立先生他们的《青鹤》。

他赞成男子剃头，他赞成女子剪发，他赞成天足运动，并且婚姻也认为可以自由，不过男女居然并着肩携着手交头接耳地在街上走，他却说过“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胡先生是不赞成过火的。

“你看‘辗转反侧’、‘吉士诱之’也不过是偷摸之辞，谁见他青天白日就来事???”

谈到革命，胡先生虽然没有看过《三民主义》（买却买了，扫叶山房出版，连史纸仿宋体精印，因与该山房早有往来，售价仅十元耳！只是无闲看而已！），但孙中山的手迹（名士对于手迹之类也是爱翻翻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见了的，是载《礼记》上的！赞成！赞成！放掉中国国粹不讲而宣言什么救国，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无论如何不成的。所以，胡先生也是孙中山的信徒！

胡先生是因为先有了“名士”之名，然后才喜欢收买字画，才喜欢金石（其实连什么明人“文彭何震”、“西泠八家”他都不清楚，但是他有一个靠得住的朋友是识得的，只要那个朋友赞好，胡先生是绝不惜钱的），才爱古董（“秀气就是好古董”），才爱吃酒，才最善吃酒——吃酒是名士功课中胡先生最擅长的一门。

胡先生的朋友都爱胡先生，胡先生也爱他的朋友。所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请好朋友，既可以观光观光自己的收藏品，又可以见得“阔达潇洒”！“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是名士！几个钱，胡先生可不在乎！他的“朋友”谁没有问他借这么几十块钱？

他有一个大儿子，是髻头！胡先生给他取了一个再优雅不过的名字，曰：秋卿！别号曰：苍岭山人。可是因为他的“相貌委实太俗伤了”，所以，胡先生仍旧嫌得他要死。

有小儿子一个，叫啸虹，年纪才十一岁，所以没有别号，但他是念念不忘地要替他的啸虹取个破幽雅之天荒的别号。长得很漂亮，人也极其聪明，胡先生不爱他爱髻头？

不久以前啸虹病了，黄皮寡瘦，饭也不吃，精神更是萎靡，整天地睡在床上唱哼哼曲。于是有劝胡先生带他上医院者，外国医生嘱以吃吃鱼肝油；又有告胡先生西医不如中医者，乃又带啸虹上中医处一诊，中医劝他吃茸。

不错，茸是补品，胡先生可分得清楚，但是你叫他偏废一下，他可是不赞成。他是一个明白事理的。蛮不讲理的话，像什么“孙中山的肝癌西医也医不好，梁启超的腰子还是中国医生诊好的呢！”等等，胡先生就九分九不爱说，也不肯说。

他觉得两种医生各有各的好处，他尝以此解释：“如果没有好处的话，那么两种之中的任何一种何不马上消灭，怎么能存在到今日？”所

以，他认为最好是中医为体西医为用，双管齐下，那么得占勿药，当操左券了。所以，这天是既吃鱼肝油又吃茸。

不料一到第三天，啸虹的喉咙居然像起破铜锣来了！胡先生不禁有点骇然，奇怪之余，乃赶紧跑到书房里裁两条红纸，一条写着：吃西医；一条写着：吃中医。于是搓成团子，两手作打拱状，一摇一摇，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巴掌一开，闭了眼睛，伸出手来随便摸一个。摸了，打开一看：“吃西医！”要吃西医的药咧！胡先生到底有点疑惑起来，夫药者之所以不从乐，原是表示难吃的东西，很苦也。为什么鱼肝油嗅起来带腥，吃起来又作甘蔗气呢？——他认为腥就是毒！——就是毒！你看灯罩子沾了腥不是就要爆么？

西医当然也好，但不能保它就不坏。这也许就碰上了坏的！——碰上了坏的！

再说，我这占卦的条纸写得不十分恰当，拿西医来吃，拿中医来吃么？

“唔！”胡先生从恍然大悟中笑了起来。

写过，写过，写过，写过一遍来好好生生地卜它一下子：

“啸虹要吃中医的药就——”写到这里胡先生觉得写“痊”字好呢，还是写“好”字？敲头一下，“痊”字来得文雅点，于是写了“痊”字。又写：“啸虹要吃西医的药就痊。”

拱手行礼如仪毕，一摸。

哈！啸虹要吃中医的！胡先生可乐了，原是呀！我早觉得吃茸是千稳万当的。鱼肝油的“腥”确实有点靠不住……于是吃茸！……

第二天，啸虹的声带闭住了，啸虹的眼睛着火了，啸虹的鼻孔流血！

胡先生觉得快好了，这是吃茸见了效，把油“腥”攻出来啦！

吃酒，吃酒，吃酒，吃酒，胡先生乐了，哼着“灯嚼红绒，笑向檀

郎——唾！”

啸虹的母亲哭了！胡先生仔细一看，眉毛一皱，心不由得忐忑起来。——茸是天下第一的补品呀！怎么会坏事？——还是鱼肝油的病根！还是鱼肝油的病根！

“啪嗒！”胡先生把鱼肝油的瓶子打掉了，还狠狠地踹了一脚。

“彭妈！请马婆婆带符水来！快！要赶快！”胡先生娘子叫。

马婆婆来了，一个骇得人死的面孔，提了一把黑黄色的瓷壶，走起路来一拐一跷像小船儿浮在大河上一样。

胡先生虽然读了点“新派”文章，有点新思想，但你有什么办法呢？西医有“腥”，有腥就有毒！至于中医，此刻今时中医也无用。

胡先生家里的人，于是忙得鸡飞狗上屋，装烟，斟茶，叫面，买纸锭纸钱，焚香，搬家具……其仪式与鲁迅先生在《我的种痘》一文里说的差不多。

胡先生与胡先生娘子都觉得事情严重得紧，要赶快！赶快！

马婆婆说：只要等我画完了符，做完了应做的事，拿符水一吃就好。

法事完了，马婆婆拿刚才从缸里舀起的冷水（符水也），交给胡先生娘子：“吃罢！”

胡先生问要炖热不？

“不必！不必！不必！流血蔽喉都是热！——热！冷符水一浇就好了！”马婆婆好不能干地说。

撑开了牙关，灌进了符水，果然神志清醒不少，于是皆大欢喜。马婆婆真要得！有根！二十只现花边！

入夜了，啸虹不做声，四肢“邦邦然”，热气没有半丝，马婆婆的法力确实不错——操生杀之权。

胡先生娘子大骂胡先生：“老贼！老不死！养了几年好像养猪！都

是什么鱼肝油，肝油吃坏了！猪油蒙了你的心！你呀！你！你！你这老贼！”披散了头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要跟胡先生拼命！

胡先生眼泪往肚里吞！不吃饭！不吃酒！不买字画！不玩古董！骂西医！骂中医！骂马婆婆！更骂髻头！有某古董商人上门求售，被胡先生一顿痛骂吓了出去。

“胡先生发了疯呢！”他的好朋友以及古董商都这样想着。

且说胡先生家里虽不会缺少花边，但他的大儿子髻头可没读书。其理由：第一，“俗伤了”的东西不见得能读书；第二，“俗伤了”的东西读出来顶多不过是一个市侩！胡先生一生就是恨死了市侩！市侩！不晓得风雅潇洒的蠢物！！（胡先生做名士也有十几年了，自从做名士起就没有上街买过一个钱的东西，秤有几两都不知道哩！柴米油盐的时价更不消说了。）市侩懂得现在秋天的好处么？哼！你听我道来：“天，云，不雨——常阴！天若——有情——天——亦——老！摇摇——幽恨——难禁！！！”啊！一个名士是多么的值得人家尊敬啊！

结果，髻头只好坐在家里享福。不过，这福，是并不好享的。

这几天来，髻头简直比坐牢都艰难些！你说坐在家里，一秒一分钟之间都有讨骂的机会；你说不坐在家里吧，更恐怕要讨打咧！谁要看见了髻头的那副可怜相，谁都会想到去跟他的父母“斗争”一下子！！

啸虹死后，胡先生忽然觉得这是一种因果——没有积德的关系！于是不做名士了，开始入同善社——修道，预备将来成个把仙家。

再说，修修来世也成！

所以，最近的胡先生是一个积德积善，长斋礼佛的“第四种人”了！

署名廖人旦，刊《论语》第二十五期，1933年9月16日。此文在《论语》杂志周年纪念悬赏征文中获全国第一名，作者时年十八岁。